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

江蘇歷代方志全書

⑥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



鳳凰出版社

江蘇歷代方志全書

6

江寧府部

ISBN 978-7-5506-2318-7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江蘇歷代方志全書·江寧府部 /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
委員會辦公室編. — 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506-2318-7

I. ①江… II. ①江… III. ①江蘇省—地方志 IV.
①K29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006658號

- | | |
|-------|---|
| 書名 | 江蘇歷代方志全書·江寧府部 |
| 編者 |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
| 責任編輯 | 王劍 王愛榮 吳瓊 |
| 裝幀設計 | 姜嵩 |
| 出版發行 |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郵編:210009 |
| 出版社網址 | http://www.fhcbs.com |
| 經銷 |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
| 印刷 | 揚州文津閣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揚州市開發區鴻揚路22-2號(6幢),郵編:211153 |
| 開本 | 889×1194毫米 1/16 |
| 印張 | 1151 |
| 版次 |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5506-2318-7 |
| 定價 | 21600.00圓(全二十七冊) |
-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514-87969255)

康熙江寧府志（二）

（清）于成龍纂修



第六冊目錄

康熙江寧府志（二）	〇〇一
嘉慶江寧府志	一四七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二

三

石袁訓鄉望節季良郊元禮趙元緒錢均志等丘壑
高年閭閻英楚林野自得刀筆為娛桑梓之惠既深
山嶽之恩無答詠歌盛德託恩下才茂實當示於將
來刻石庶傳於不朽詞曰皇王奉天才建邦國牧人
首政兮寄銅墨偉哉吳生兮儀不忒專攝未幾兮休
聲塞初茲城宇兮架浮梁雲軒永構兮鬱相望賴環
素壁兮霞月光盤坳飛棟兮龍鳳驥厥蹟不朽兮德
無忘明季治兮善為政刑德具舉兮威靈盛公府
是修兮方發詠層樓廣廈兮茲邑茂績兮德可甄傳芳
之賢居中行正兮佐亨鮮贊成茂績兮德可甄傳芳
示德兮
千億年
樊珣絳巖湖記
句容西南三十里曰赤山天寶中改
有湖塘舊址考於前志則曰吳人創之梁外通流厥
金火有變積為習坎灌莽之所我唐麟德歲邑幸楊
嘉延亦纂前服利農為民雖述於傳文而事斯茫昧
楊氏之後今餘百年寔滋菰蒲莫植梗稻剝極則貴
侯能而伸大曆十二祀縣大夫兼大理司直太原王
公斯能蘇罷勞解且易弊俗臨湖而數以欲從人吟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二

四

茲文為宗師政號清淨有仁智山水之樂有風流遐
曠之懷如獨鶴唳天孤雲出岫想見其人也公嘗言
謝公東山亦非名嶽苟林巒與遠丘壑意深則一季
之多數何為廣矣由是於近郊傳舍之東得崇立浚
壑之地密林修竹森蔚其間白雲丹霞照耀其上使
登臨者能賞遊覽者忘歸我志歸我志歸我志歸我
峯之頂建茅茨焉出雲木之高標視湖山如屏障城
市非遠幽閑鳥聲軒車每來靜見水色復有南池西
館宛如方丈瀛洲秋有菱荷春生蘋蘩晨光烟暝夕
月澄虛信可曠高士之襟懷發詩人之歌咏也自
公之往清風寂寥野獸恒遊山禽每萃不轉之石斯
固勿伐之木惟喬而繼守數山禽每萃不轉之石斯
理或周月而遷志在葺修時則未暇貞元八年余出
守是邦迄今四載政成訟簡民用小康永懷前賢屢
陟茲阜芟薈翳而松桂出平坎窞而溪谷通不改池
臺惟雅風月望山之實實中興哉於是加置四亭合
為五所暇野東山者位正背林間從我者勢高蓬亭區
陳賓寮有位置基間作簫管時聞從我者勢高蓬亭區
其勝也嘗以水通舟楫陸阻車徒端徑於通津剪
膠蕪於迴野凡五六里抵於亭之南植山松以作門

章夏卿東山記

自江之南號為水鄉日月掩鵲波湖
波之耀望之多烟雲之思自朱方達於震澤之或風
而遙惟毗陵地高林麓相望丘陵隄阜隱嶙聯蹕
有崖蓼之形終無峻極之狀封域之內平名山焉有
唐長二千石獨孤公之蒞是邦也人安俗阜三稔於

使臣之清風酌良牧之高課將圖永逸匪顧暫勞因
察其地形訪以輿誦謀始作則庀徒撰工月在休農
雲其荷鍾周匝百頃一畝蓄為湖塘置兩斗門用以爲
節旱饑則決而全注霖潦則潄而不流收功濟時道
甚明遠開田萬頃瞻戶九鄉泊成渠區頗無凶歲魚
稻之盛公寔為之昔叔敖芍陂能興楚國是也每商羊罷
竟富魏邦秦稱鄭白漢歌郢都皆謂是也每商羊罷
舞龍見而零比屋有憂於銷鑠連阡莫觀於耘耨我
則黛波滄淪白鳥飛滅下洞庭之鳬雁泳中流之鱣
鱣橫塘之右構為新亭芬其菱荷樹以杞柳揚楚江
嶺橫塘之右構為新亭芬其菱荷樹以杞柳揚楚江
乎哉君子之用心也孰愈崇其島樹侈以林堂此而
莫文翰
墨奚述

樹官柳以界道蟠庵旋於原上騁騷騷於途中又有塞門龍坂之意也懿手創物垂名俾傳來者登山臨水每想古人亦何謝石門林泉峴首

宋劉宰鼓樓記 紹定庚寅深水縣鼓樓成樓之屋五崇

有二錄以餘屋而風雨不侵翼以兩廡而登降有地經始於歲之首訖工於九月既望費以錢計八百萬有奇鼓以頌政令而觀聽事新鼓以戒昏旦而與居有節又棟宇之高明丹堊之炳煥使人望之而備易不言之教不令之威已行民咸曰休哉其年冬大夫具為書介邑之士江君遂良來求余文為以記余惟大夫當世文人余辭鄙不足進則請屬能者明年秋遂良復以大夫書來曰代更有期又閱月行矣于其無辭余惟深水自隋開皇置邑中閱月行矣于其用我宋開寶以下亦已垂三百年矣而是樓不作謂邑之匱而不給于力歟則圖環其後堂時其偏昔固有觴詠流入莞絃昔固有其餘閑者矣而是樓不作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二 五

何也人惟一心無二用故用之於公則公家之事雖耳目所不接知無不為用之於私則私急者燕閒之適耳遊觀之娛耳於是樓何有哉且余於大夫無一日雅而聞其在太學也寧遠巡退處不敢以藝成而與衆偕升其在選調也寧格循考任不敢援他比其來也明足以察而下不敢欺勤足以率而下不怠廉足以律人而下不敢容其私銖積寸累以至於是問他物之自則市之官與旁縣而民不知問竹石瓦甃與木物之自則市之官與旁縣而民不知問竹石瓦甃之自則取之積累之贏如前所云而民不病問財用為與今之從政者大有運庭矣宜乎其為人所不能為而使之數百年之堅典作始於今也昔孔子之作春秋常事不書始事則書之邑之事孰大於是樓者書其始以示方來合於春秋之法余故不復牢辭先是以記故不書若夫清霜戒曉爽氣澄秋樓迥天高一目千里憑欄而望吳楚之爭遊目左旋咸羊左之義僧居駭先聖之遺蹟仙壇想逸士之餘風必有能援筆而賦者余以謂大夫之作是樓也惟以備南邦之

制非以為燕息遊觀之地故不敢效尤然得以翫彼之文綴名勒石與是樓俱傳額不榮歟遂良曰然則

周邦彥插竹亭記 皇祐三年俞君美於其舍植華以

得根苞焉移植先隴又移於園中皆活後數年大者悉中懷摘凡根株惟竹為難遷還必以良日并其故土隨所向背旁設倚據以防傾運猶或不生而俞氏之篠則離播燎然取其半倚刺土中決無可生之理遂能滋植益亦異其族獨君美好禮而壽有子孫就學山俞姓者莫非其族獨君美好禮而壽有子孫就學能世其家其世祀殆未乏也詩不云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物之堅久晚茂能閱衆朽莫過於此而竹能無根而苞其祥又可知矣紹聖三年竹插竹亭余為題其榜又記其異冀勉其子孫焉

王遂小學記 自五家之上立之塾迎仕之已者為之師匪直郡邑有養也自能言莫不有教十年出自就外傳學書記幼儀誦詩舞象勺十五入大學而教以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二 六

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自秦罷學賤士漢唐之君豈無有志者更我仁祖而郡有學宮中興已後縣令亦稍增置然四民雜處非復家習人誦人不知奉親教長之道出不問從師取友之訓灑掃必無加帚後袂之儀應對必無負劍辟咤之容進退必無徐行後長之序居無禮行無樂無五御五射之文無六書九數之法父詔其子兄語其弟不遇聲病得失之習利祿進取之計不但失其學而廢其教不但學者無入而師資亦闕氣習日陋志慮轉薄猶之菜室而無其址也昔子夏區別之言子游以為未管氏弟子之職內政而外莫之能行卓然自立特其生質之良而以深水居昇宣問當士教養男子不背死於朋友女子不爽信於君臣則天倫之美宜無不盡千載之間風流篤厚人物表表豈無之而時王立制科舉取士千室故能應令者豈生材薄於古歟教養久不聚拱把無養故也史公提刑彌望為令注意教養久不聚拱把今令王公下車與崇惟謹首闕西廡建為小學旋即學西闕地為宮合於虞庠在西郊之制成童而下聚而教之詩賦屬對隨力所進課試有程教導有師表勤有式弦誦相屬先是公庫五百斛不足贍生徒至

是歲輟諸倉月取諸稅猶懼不給會永寧鄉新築之
圩租入七十石可以單小學之功因屬遂記之遂曰
小學之於大學為序不同其道則一大學者因理以
明天下之事小學者即事以觀天下之理誠使幼學以
者用力乎孝弟忠信之行以及乎射御書數之藝及
其長也由格物致知以至誠意而理無不格自塾庠
至于序學教無不成人無不化今願求工於言語對
偶之間其去聖賢塗轍益遠矣王朝以此得名賢
所不廢也士無學師無教疾行先長望於速成豈惟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安保其不欺官能知
以爲天子之羞哉小學成始成終之教一言蔽之曰
敬此心既無往而非明德新民之功豈惟士子所當
盡力亦長吏所當盡心也公諱傳北海人

江萬里上元縣廳壁記 林陵治上元江寧兩縣明道
均稅聽訟挈其民於敬孫視由真令等風行瞬息欠
申間播流至今於是地靈光發旁左莫與京吾里曹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七

君之格隨賦邑適得此百里地引領想像如先生
復出率職巡詣捐身相民曩吏攬爲市瘼歎賦類足
爲民病銳一切洞究根原緩民急吏經界法不行詭
蔽寄扶疎詐萬端昧旦坐聽事探賦輿所富輸簿正
以差戶稅一境頌平兩境在庭不下席亟決亡何險
健退聽事浸省旌閭屢空則以餘暇定傾換盡若亭
若堂錯落近遠門皇吏舍悉趨堅良合亡慮屋百楹
前閱令長置莫問歲亦云屢亟上之府從朝廷更鑄
下之縣事復有小於印章者君無不疏理安撫之矣
且終更踐遺信重趼來請記蓋環百里爲縣聚民萬
室欣戚恬愉我手繫豈徒以執法制商功利起民
暮哉令之健有決者徒曰縣負我以力勝民惟恐不
至顧詳考而深思以今準昔如君行縣事以休吾民
者不自意迺獲見只君立扁識壁跋而棟俛而悟想
雖一草一水直欲護惜如存先生固謂縣之政可達
於天下則揭之政達以名吾亭先生有道之政可達
夫子之道之化也則又惟夫子愛蓮有說而揭之同
愛以名吾傍池之渚之亭正使扁折懷夷道固在也
揚若有懷固其普仕也而表厲尊顯之抑以明尚賢

治俗之本
旨云耳

蘇頌江寧縣題名記

管也一日鄉民有訟田者辭連數室咸造於庭紛
交爭初莫能決訊其詞則曰亡之矣訊其移受之
始曰不能記矣田立籍之歲也縣有版籍盡載之矣
鄉實某祖受田立籍之歲也縣有版籍盡載之矣
求其令在事之年而邑之胥吏皆無能言者乃爲之
摺據數十年簿書始見其令之胥吏皆無能言者乃爲之
田昔之祖名其載其地數而侵冒月乃詢頌於是歎
事者爲之居官者有謂爾斯獄也以令之官氏乃得
致訟之歲月因版籍而後知民之情僞版籍雖具而
民不能言其歲月因版籍而後知民之情僞版籍雖具而
迹是令去而題名於後不惟無益於治理也於是條
次前令官稱姓名起開寶李氏去國郡邑歸職方始
命王官迄茲慶曆六年凡七十載歷三十八令而始
者繼焉因命龔石紀其交承之大第龔於聽事之壁
間非唯記乎歲月而已又念夫居事職者坐廣居享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八

豐祿假天子威刑案籍以蒞政事其不能廉體以督
簿書之務平心以待生齒之訟殆非朝廷所以建官
分職之意也矧在是邑密負大府號爲望縣其地之
廣柔百里而有畸編戶逾二萬而間年通逃未復者且
千齒倍戶有半而隸名于爲役胥徒者幾三十之一
其賦徭之重輕資貨之移用兼併之強弱紛爭之是
非益日有焉一繫乎長人者之用心哉故予因紀年而
寔受弊在治者得不爲之用心哉故予因紀年而
論政又書其命事之繇于左方將以告于民官庶幾
悉意民務毋俾其聽治之非唯警于來者抑將以自
警焉則曰外斯堂而受訴牒舉而視之曰前日某事
其人稱某令之不治則予之弊事是必將審覆
其詞而求索其情亦冀臻夫理而少紓其責也
史改之溧水縣廳壁記 林陵號江左重鎮中山爲林
多矣國朝紹興已卯荆南唐公永夫始追紀前人名
氏肇自皇祐壬辰凡四十一人刻石龕壁礫昔貽後
吳興劉公季高爲文記之嘉定庚辰歲抄余來領邑
生晚才劣蚤夜飭厲媿未能彷彿其前萬一顧瞻壁

記衡廣從廟嗣永夫者裁二十四人而登載班班幾
遇思之是雖欲因陋不可也迺訪石它山命工重刻
植于便廳左偏既廣既宏以埃來者綽有餘地噫永
夫刻石時距余領邑歲僕指拾一甲子其更易豈有
數乎季高為永夫記有日前人作此非
徒然也欲知其是非賢否去取之耳

黃敏德句容縣壁記 句容為邑甚古自漢以來令長
佳邑選用尤重而姓名傳者益寡問有者之史冊見
於碑牌僅可以一二數當世鉅人長德亦豈無嘗宰
是邑而為赫赫名者傳記所畧泯然無聞然則題名
蓋不可闕已國朝建炎之後舊記不存隆興初岑君
又宏乃為立石得晉以下六人元豐中一人建炎以
後十有三人未幾其石斷而棄之敏德至邑再葺始
得其托本因重加搜訪而無載籍可考姑求之石章
岑君以隆興又得前代五人太平興國至宣和八人自
繼自今其有考矣若其遺闕猶有鑿石刻之君子淳
熙十五年正月日承議郎
知縣事姑蘇黃敏德記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二

九

杜千能深陽縣題名記 濬陽本秦置縣計版溢二萬
邑去所隸越數舍而遙僻處孤絕四介湖山有役悍
之舊俗號稱難治宋德神靈化南漸江表民陶沐之
久又得端良繼為之尹摩之以道柔之以正今俗乃
恂恂而厚家有令子弟起趨學序庭訟益稀田萊日
闢秀髮之樂善者有矣非前後勤教馴變之歟然
千能藹無術業燭理多昧蒞官且將再葺遂子安簡
之名逃臚諸之咎則庶前良之德隆矣想見其人視
已成事思章厥名以昭示後 訪舊吏第而牒之
得自開寶李氏歸人朝以後距于今為邑者蓋二十
八焉題名於左若曰政之仁鄙操之清濁質語吾民
暇置議哉

葉夢得修府學記 先王以武定天下必以文終之江
之盛備矣末乃曰失其文德治此四國治道豈不有
本乎衛靈公問陳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子豈以軍旅為不足學哉以為知所
以為俎豆則軍旅無不可為雖曰我戰則克可也漢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二

十

東復命有司誡典禮簿正祭器作新冕黼皆中程式
賦其米若豆與麥五百四十有奇坊之得自酤者三
區歲入其課為錢百八十萬有奇地之占府城得佃
而居者八十有五所歲入其租為錢六百七十五萬
有奇各為圖籍以時輸之凡廩給之費無有歟匿乃
以上丁釋箕於先聖前期率郡執事齊於兩序諸生
無不從視潞省姓惟謹風興蓬豆在史告時序以
次就位正笏垂紳珥玉鏗鏘降登伏與卒事無違禮
成受釐齊魯於昨觀者數百人無不感感動退而
揖所與祭者而告子矜之作鄭人所恥是不知在鄭
何公然傳載然明欲毀鄉校子產不可則當子產時
鄉校蓋復存是鄭之學未嘗終廢有子產則能與存
焉四方用兵踰十年學校之別於郡國者其亡業願
與中外休息惟天子以仁孝勤儉治天下克復大業願
亦既歸我河南之地兵革漸息惟宣王之德於茲將
與吾邦號陪都視定鼎鄭鄭實為宗周是亦風化之
首其復有學自今始肉食者其可不推成吾君之志
以求先聖春春春組豆之意相與先後輔成吾君之志

布衣韋帶亦必有宏達英偉之士拔於草萊接踵繼起由此而出以共濟一世者子大夫尚勉之皆曰唯遂為記刻之石後

來者其有考焉

周應合青溪先賢堂記 公卿大夫士可祠三道上德千年間有道有德有功者相望何吳晉之臣此皆有祠而他代闕焉開慶元年秋資政殿學士大制帥馬公昉祠先賢青溪最勝處凡生于斯仕于斯居且游于斯而道德功可祠于斯者自我朝上沂漢周列位四十公以一大常伯任留綸建江闡政通俗阜教民靡不勤章往勸來是祠所繇作屬前宗學論馮君去非定其可祠者而為之讚會上謀荆帥趣公議鎮祠事迄未備越一年進視四輔拊甘棠而臨之凡前志未畢者是先是圖祠乃成八月壬辰舍萊成禮會弁如星相古先民洋洋如在景行行止克廣德心客有賦射雉荒亡流連觀昭明之宮街樂遊之苑宣尼廟改青衣祠藏此溪之所以堙而流之尼於遠也今揭虔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二

七

安靈聖賢其居令聞廣譽麟載其書俎豆革管絃之靡聲教滌宴游之娛此溪之所以清而澤萬年之留都也公謂客曰子徒識青溪之改視易聽而不知我朝之度越前代也盍觀之楚祠乎清莫如子羽其傳也隱微之致竟其流也忠莫如清臣而于布子羽其傳也休伯子珪德施太白東野之文皆可以言德而未若太倫子珪德施太白東野之文皆可以言德而未若太士行公瑾幼度皆可以言功未若孔明之為盛我宋諸賢功德兼之武惠士行也忠獻茂弘也忠宣其謝安也忠定孝肅清臣也介公榮陽之鄰也忠宣其謝安乎正肅其子羽手恭惠致堯之優乎莊簡忠肅公瑾之亞乎至若河南純公龜山文靖公南軒宣公紫陽文公西山文忠公皆以道鳴者則漢而下所宜公崇陽而皆萃於吾宋孔孟而後道不在茲乎有道者必有德必有功而功之不先或繫乎時苟不至德無以為道本也重道德而輕功業人將知體而不知用崇功業而遺道德人將知流而不知源吳祠所重在功而道德之意薄晉祠或功或德道則未聞也古今並祠三者始備大學之道在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曾子發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二

七

至善之傳曰君子賢其賢親其親小人樂其樂利其利所以沒世不忘也是祠之作因其不可忘而思其利所以學其也道某也德某也功勉而進之三者全則至二則次一亦不失於令名社稷生民終將賴之其辭曰長江今淙淙虎兮蟠龍兮羣英兮禮樂之千古今焉窮蹇誰留兮青溪穆穆將倫兮游五湖燁燁星兮隱東廬坐坐很石兮定吳都懷仲父兮秦淮隅燎赤壁兮偉北圖德尚書兮西明居孝感兮水魚鹿苑今儒書起烏衣兮見夷吾運百覽兮恢宏撫忠孝兮父子將相兮叔姪登治城兮想高世酌食泉兮徒四壁興文兮雷劉著書兮陶蕭大節兮霜凜凜謫仙兮風飄飄雲從上下兮迨天野桃花流水兮霜凜凜謫仙兮待制忠恕兮南建留都兮垂萬世伏征鉞兮回天意出師門兮道與南建留都兮垂萬世伏征鉞兮回天意出死封疆兮人知義采石兮功之奇紫陽兮道之繼仍乃翁今南軒開厥後兮壹是澤斯民兮西山儼元飢今是似南軒開厥後兮壹是澤斯民兮西山儼元飢廬舍荳蔻今盈庭嫺嫺秋風兮桂枝緯荷屋兮杜衡薦菊兮寒泉采藻今落成浴蘭湯兮沐華望美人兮並迎芳菲非鳴吉日兮辰良蕙蒸兮椒漿元勳兮容與集琳瑯兮鏘鳴吉日兮辰良蕙蒸兮椒漿元勳兮容與集日月兮齊光介民兮景福昭昭兮未央高山兮景行千秋兮難忘

袁燮忠宣祠堂記 治平之元忠宣范公為江東轉運化審慮敵權衡境寂居忘倦心虛照自明石刻至今猶在嘉定八年春起居舍人建安真侯希元恪共使事慕忠宣之賢且愛其詩之旨趣深長也逕於茲堂之西砌一室繪公像而敬祠之又采詩中語更所謂激揚亭者曰虛明而堂之名雙槐者易之曰忠宣顧瞻之間先賢在目高山仰止之意須臾不忘其深契於心者邪夫君子之所為當以三代而上人物為的不當以兩漢而下人物自安蓋三代而上士大夫朝夕所從事者不越於此心毫髮有差痛自懲艾學日進德日充中立而不倚全體渾然不可以一善名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二

三

故錄漢而後雖英才間出未有能入其域者我朝人
物之盛幾於古矣迨元祐間正人森列而忠宣之德
之懿更不可仰焉忠宣之論事也慷慨奮發知無不言
若僕即之不當稱親法度之不可變邊際之不可開
皆切於時病屢進而屢黜故天下稱之曰正人然蔡
確之遠請則以為太過章厚節縮之獲辜亦為之救
謂忠宣同非朋黨者所謂焉有所倚迺昔之規模也
當是時人才非不衆多忠宣敢言者非不可喜然中
正無偏求如忠宣者實鮮此無他忠宣從事於此心
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偏矣嘗稱孔子之言
而為善何必分辨黨人有傷仁化深乎深乎議論持
平不為矯亢使其志常伸其言盡用豈有異時離復
之既哉三復籌思之詩發揮此心至精至切君子以
是知忠宣之所存蓋以三代而上人物為的也起居
正色立朝有德有言名重當世而獨於忠宣起敬如
此亦足以占其所存矣忠宣之帥環慶也畢力救荒
博亦有不待報而起居之郵民也亦然屢請於朝施惠甚
同也嗚呼賢哉

王遂文忠祠堂記

聖上改元淳祐之歲真公之薨七
年矣先是江東大飢死徙相望民
之被賜未有加於嘉定乙亥者其德而思之也莫不
然鶴山魏公記公行事而江東荒政乃不及錄南昌
徐公鹿卿推求其故以為闕典方治平間范忠宣公
實典漕事真公闕堂名曰忠宣繪像其中以小景行
至是徐公奉之同室共祀以慰其民無窮之思則移
書宗學博士黃君自然求公所以行其民無窮之思則移
君曰自然於真公為友而知公最詳無若王遂文公於
救荒本末嘗與聞之以詒後人宜無不可時遂文公
浙東憲以書戒遂文公曰吾行有日矣子必無辭遂文
不敢當然其時為淮西總所幹官職事之間得以竊
聞真公與李公道傳濟人之政真公治金陵而行乎
太平廣德李公治池而及乎宣徽皆以身當其勞而
分之幕府遂文公治池而及乎宣徽皆以身當其勞而
之記初公涉三館侍螭螭入玉堂詞章炳蔚聞于宮
禁論事上前皆本仁義皆關君德治體皆切於中外想
小人之辨使虜不達則益嚴中國外裔之分中外想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二

古

聞其風采守泉南帥豫章長沙三山惠民平盜皆有
善政外裔譽服天下唯恐其不入相更化立朝發明
大學得失與盛衰治亂存亡之義上為詔讀校文入
奏上意權然接納將舉國而聽之而公薨矣宜乎狹
欽一大道論述不一政母乃憂其未而忘色合本道義倉
遺其大哉是不然江東始早公有憂色合本道義倉
及轉般米數十萬斛而厚公之積因戶部罷夏稅之請
以蠲其征取郡縣官及寓公之賢以覈其實大家勿
勤分貧者糴之者濟已甚者輦粟賜之病者載藥與
之本之以河北救災之議行之以青州之政御風沐
雨遍走二郡不足則開奇納倉出官錢糴之吳中又
不遇則以賑贍之說事民益急則轉糴為濟廣德守成
私財以賑贍之說事民益急則轉糴為濟廣德守成
附會時好劾教官以聞公引咎以自給告袁公甫筆其事
為錄非特此也推本主上之仁以稔告袁公甫筆其事
樂急傲不異政宣者十事語意則切切之思之也豈偶
乎哉徐公之祀之也亦豈徒然乎哉文正忠宣有王
佐氣象識者猶恨其不同周程之學公居遷陽後於
之公之沒放居七年盡讀考亭諸書發揮天理人心
之妙蓋手公之自托於忠宣也方真公立祠時求詩於
蘇齋袁公又求之漫塘劉公二公之所稱若不類元
祐氣象者由今觀之先生大人之所立大矣豈區區
拘剪繩墨之所能及哉徐公在朝列數進危言杖節
並江綱紀大振嘗請於朝乞緡錢百萬以助糴穀援
真公以言朝廷為撥祠牒下倉司以備救贍若與真
公之政相後先者夫真范相去百有餘年徐公之於
真公亦越二十有七載非前有所附麗後有所散羨
也道未必同而心則一也一者何盡其心即盡其天
也子思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曰存其心養
其性所以事天也詩書格言孔孟遺論遷陽之學
南昌之教為有本矣詩書格言孔孟遺論遷陽之學
倪屋野亭祠堂記 忠孝可以揚先志歷世千百猶一
日也蓋作善降祥時遇天道而帝業之思必有感於
中者為之夫豈偶然也哉惟我聖朝以仁立國以忠
厚待士大夫滲漉涵養愈積愈遠一念精白培壽國家之
有體國奉法愛民澤物而已一念精白培壽國家之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二

五

脉源流所逮非止其身宜乎垂芳襲慶代有顯人呂
王韓范重圭墨焉赫奕焜輝永冠之盛其來尚矣東
陽馬公之純慶元間以承議郎主官江東轉運司文
字廉平公正克相其長持畫婉婉邁德維多後六十
年當實祐戊午公之孫光祖清才敏德昭名于時天
子鑒其忠使華玉麟晉以祖為法越明年春上以陪
京之鑰非重臣不可授鉞泉下鍾山草木德威永被
卓乎忠定之重來都之人士歌舞疇昔桐鄉之愛易
題別極理基拓岸事不戒而備中元後朱而貂蟬峨
之起瞻德容豐骨遠瞻蒼顏古貌袞袞永朱而貂蟬峨
也丰儀肅肅可拱而即渾其心若川渟玉韞生發迤
邐有行未艾懿哉困乎喬水之家盛德之祀而驗於
感應之理不可誣也公弱冠登隆興進士第與南軒
東萊講貫精詣天文地理制度之學衆有欲薦公中
山法曹輒遜謝之其介陋恬退類此喬文惠公行簡葛
都官輒遜謝之其介陋恬退類此喬文惠公行簡葛
端獻公洪皆橫經執弟子禮其在朝時吳居父填守
有幾日不來春便晚開盡桃花益與公倡酬之句石

杜杲重修南軒祠堂記

人之有此心則有夫知堯舜
無以異於堯舜以天而不以人則明以人而不以天
則昏夫尊賢而賤不肖好善而惡惡此人之本心與
生俱生天理之自然也此小人慢君子趨惡而為善
此習之而不知人欲之使然也何以言之匹夫信義
行於閭閻蓋有盜賊斂干戈而過其間者烈婦毅然
而不可奪世俗固有立祠宇以奉之者是熟使之然
實為之人心之良知也降周訖孔至孟氏而道統不
傳天理幾泯人心日晦由漢而下上下下之間莫有任

刻尚存公篇章吟詠初不若思而意已獨至金陵百
詠始遺藁耳平生著述如書解中庸大學說周禮隨
釋講義春秋編年圖豫章元正雜著於家史吳載旣
老世號野亭先生今祠旁扁揭刻歲月於柱志不忘
也先生因資政思累贈太子少師祠之興工建訖事
凡日周一甲子其熏華供設屏龕俎豆悉倣忠宣西
山二公之禮或曰先生昔列屬也往攢之手曰明道
嘗薄正上元矣道之所在下輒北面可也世無孔子
而老聃郊子惜惜於祈招此世之所以不古雖
然象賢密德示民之所敬抑觀風者之先務云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二

其

責者至於我宋尊道重德已見於創平肇造之初人
心之善芽蘖此時其後濂溪二程先生出而發聖賢
之秘孟氏始得其傳道統於是乎有宗中興以來文
公朱先生以身任道開明人心南軒先生張氏文公
所敬二先生相與發明以續周程之學於是道學之
外如日之升如江海之沛潏人孺子聞先生之名者
皆知其為賢譬之景星麟鳳不以為瑞者妄人也凡
講習之地皆有祠宇崇尚嚴潔足以為端人之敬仰
年之間儒風彬彬彰彰無自而然獨金陵天禧寺之側
有屋六七楹曰南軒實先生講習之地想其朝思夕
惟參前倚衡天地之運化聖賢之傳授父子講求乎
尊君救時之策友朋發揮乎垂世立教之序闢百聖
而不達通萬世之策友朋發揮乎垂世立教之序闢
治惜乎歲久希重道之士日就傾圯甚而春時為游
宴之所果昨贊江淮幕獨閑空闕未至若今之狼
藉心竊念之告之長而莫我聽近冒闖事欲因舊而
增新之比至殆不可舉日於是命工治葺內外整齊
繪先生之像於中使承學之士載瞻祠宇尚想道誼
呼問有當式者墓有當拜者此軒之當新庸非守邦
者之責尚冀來者之不忘也繫之辭曰孟氏日遠吾
道日昏道之明昏儒之疵醇學焉而疵韓董揚荀自
時厥後疵亦靡聞我宋立極曰義與仁教風德雨大
和蒸薰篤篤生鉅儒濂溪二程文公宣公道鳴中興伊
昔宣公講學斯軒南軒之名與道俱尊胡未百年棟
宇摧頽今我來斯載瞻載瞻惟肖莫位安神遂使先師不
窘暑寒牢醴時薦觴豆序陳豈軒之新軒存敬存礪
石琢詞以告後人

李處全忠肅劉公祠堂記

資政殿大學士劉公尹建
康之明年政治德洽恩施
化行民有父母莫厥攸居江東之人咨嗟感涕謂自
我宋混一區夏縣開實迄今更牧守幾人矣若張忠
定之明張文懿之靜包孝肅之肅傳獻簡之愛公實
兼之阻兩漢循吏有加焉先是早游汴近歲弗順成
民將阻飢飢飢公夙有勤勞罔敢自逸且懲近世習俗欺
誕之弊乃悉民實以告於上綱勸勉分振庫穀漕凡
詔上流郡縣毋蘊年母重征苟奉行弗虔得以禁利

詔上流郡縣毋蘊年母重征苟奉行弗虔得以禁利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二

北

聞錄是大江而西巨艦連檣輻湊於東穀賈以平民
乃粒食無有轉徙所活益以百萬計惠澤旁浹三鄰
賴之以免道殣歎息愁眼之聲易為歡謠林績升階
天子數嘉亟賜褒詔以倡九牧藏於盟府元元俾得
事父母育妻子皆陛下之仁明幸留聽臣言故臣得
竭其區區效萬分之一以出斯民於溝壑黎天地父
實恐懼敢勒琬琰庸侈上賜庶幾激墮吏之不力臣
者又以周宣王之事見於雲漢車攻古之盛見於今日士
大夫然後益信服公憂國愛民其心本於至誠非誇
世邀名者昔汲黯使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
或父子相食黯以便宜發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
矯制罪武帝雖賢之然終以爲慙且妄發不果用先
正韓國富公弼公勤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
水民流京東韓公勤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
營公私廩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立法簡
便而周至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又萬餘人或以
善處嫌疑尤之韓公曰寧以一身易數十萬人之心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二

大

大臣則帝室尊有唐故事也抑千百世之下歲月猶
有考焉請以書於石五大夫皆曰唯乃系之以詩曰
大江之東鍾山石頭虎踞龍蟠帝王之州行闕義
翠鳳鸞其民夥繁事亦浩穰顯允劉公文武咸宜
帝曰欽哉往撫朕師公自湖湘植蠶建牙揚舠東來
兵衛無譁公既開藩童叟歡呼剔蠹勦姦鉅焚東孤
鐵鏑適臻公既還寧刻章以聞荒政是營謂昔堯湯
水旱莫怨民之毋餒維備先具既蠲賦租既發貯儲
舳舻萬艘街尾而俱市有餘粟民無菜色洋洋頌聲
載彼旂旆民皆未飽公弗安寢今含哺嚙公始高枕
帝避不有於赫豐碑光氣衝斗帝御正衙一日萬機
衰職有闕誰其補之全節煌煌行趣公朝公朝京師
四域寢謀帝曰於戲汝爲真儒汝社稷臣其遂相予
公居廟廊明堂孔陽曰都曰俞帝垂衣裳清廟崇崇
羣后雍雍鼓鍾笙笙告時成功一人萬年公執魁枋
肖貌在堂邦人之慶記成於丁酉之冬而碑石福小
未及刻明年公薨邦人思之益切謂登峴首而墮淚
者有碑故也住山祖慶既
易茲石俾處全併書之

陳天麟爲史志道重修貢院記 邑者自京師至於鄉
於進士然後官校舉之攻王制之所載士未始不出於
學也後世學校科舉之法並行以學校養士而以科
計借又羣試於春官故自京師至於郡國莫不有取
士之所焉士方集有司設案主司而下堂再拜焚
香肅士就位則禮闈之設雖近沿唐制亦所以貴進
士之科而不取苟也於古何戾哉建業多士異材輩
出羣魁不羣益自勉應三歲之詔者常數千百人兵
與百事齒牙有司不暇治屋廬以待進士始奪浮圖
黃冠之居而寓焉郡凡幾守率置不問或告之則曰
此非吾之所及也史侯自天官貳卿出鎮之明年諸
生以是爲請而後易其基爲闔閭營舍者四十年矣侯
慨然念之指地而居其基爲闔閭營舍者四十年矣侯
侯因募之使食其力不足則助以廩卒經始於季夏
中休竟事於中元是歲乾道四年也面秦淮接青谿
挹方山氣象雄秀侯集賓客而落其成揖諸生而告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二

尤

以進德修業薦紳韋布之士作為詩詞以贊其事且曰侯於吾建業之士至矣願求文以識其功侯因以屬予予為之言曰世之為吏非通材不濟也欲興利起廢無經畫於事之先則脂肫而不敢為不然則不郵財之匱民之勤而惟吾有司之事是集是亦安取於吏也侯通儒也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之事無所不悉故是舉也國人不及知而辨於咄嗟之間其本撥煩濟劇率稱是其與竊實而浮名飭外而遺其中未首尾衡決倒植而與學校益益虛謂之崇儒證辭於民則曰獨奈何厲我勤是不急為者其當展何如也於侯侯亦賢矣哉自茲取巍科登顯仕追述耆舊皆侯賜也建業之士勉之侯名正志志道丹陽人

李道傳為真文忠初建貢院記 按察各職掌轉運使最先置所掌最多提舉學事既省又兼掌學校貢舉事間三歲詔諸州各試其士升之禮部士與為史者親嫌則借已仕而鎖其廳者試于轉運司江東地大人眾才雋間出數十年間由轉運司之試擢高科登貴仕者數數有之額試院未克立每寓于浮屠者之宮庠監弗肅有司患焉前使者汲郡孟侯猷始度

地於建康府城之東南隅廬陵侯侯規以總領財賦兼攝使事稍儲錢以俟費它未遑也嘉定八年秘閣修撰建安侯侯德秀為副使至則曰是不可以不成於是相其陰陽正位南鄉築而增之其崇五尺背負鐘山前直長于清溪環流泰淮旁注寬間爽塏不僻不囂於校文論士為宜九年三月戊寅命工興事二十日而堂成又十日而聽事成修廊繩直表裏相望外而羣執事之吏各有攸局七月丁卯工告訖事侯謂道傳盡記之道傳竊謂近世取士之制每不如古專尚詞章而德行道藝之實喪多為文法而廉恥禮遜之節壞世久病之學廢而詞益下俗澆而弊益密雖上之人亦竊病焉提其徑以誘之於初觀其待價塞之於後使為士者棄鄉井走道路無復懷寶待價之意又識者所深病也學古行道之君子思救其弊考古之意酌今之宜使教學與風俗厚賢才出治功著其規模條目本末先後必有可言者然豈有司所得為哉若夫合圓冠方履之士以校其藝習無定處而反託於異教之廬事益苟名益不正古行行道侯之素志所謂考古之意酌今之宜以救歷世之弊者其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二

辛

必慨然於此矣夫豈特以高科貴仕望江東之士哉侯正色立朝風采聞於四方奉命出使專以激濁揚清洗冤澤物為已任歲適大饑民賴以生活者不可數計斥燕饋制浮冗獨以餘力克興是役材無強賈庸必厚給田里不知州縣不與是皆足書道傳侯承侯命因推古者取士之意平日所望於侯者備論焉

馮夢得為馬光祖重建建康府貢院記 皇帝嗣位越吉詔天下郡國以士來貢若曰宋德當天奎聚五緯文明景運實此乎開維茲歲行適合維予一人祇見先聖闡道立教聿興斯文維躬用勸維爾多士懋旃於是建康府新作貢院成留守大制使觀文馬公以書諭夢得曰維此文闡道立之紹熙間之嘉定革之今又四十有五年每蒞校比有司取具目前猥狙之校休儒之仕苦蓋猥拘謂是則苟而可老屋及爰不任風雨墊隘底底氣弗集發負而至者外捷內獲僥焉懼實躋之及殆非所以使之鯨羽爾而吐鏗乃鳩工庀材培卑而崇拓隘而廣規畫舉再閱月亟潰千成而人未始知有役國家之賢才自出多士

之氣數攸關可無文字以覺久遠予蓋為我記諸夢得嘗考賓貢之制自周迄唐其意寢以荒失未嘗不慨古之士貴以肆而後世之士不然也夫賓士以禮而鄉射行焉所謂揖遜而升下而飲其雍容和衍之氣象何如哉逮至東漢後世之制雖重而無復彷彿矣我朝以儒立國三歲大比攷其德行道藝之法雖未能純用周制而興賢與能使長使治其意亦何以異於周六飛渡江王氣聚於東南而金陵首當其會警蹕駐焉地載神氣風靈流形采芑新田潤澤豐美是開中興以來無窮之用聖天子垂意文治治我髦俊制詔一下遐不作人業崇陪都視重臣用克所謂庶物露生文武之德有行未艾也居留重臣用克所謂庶物露生明命而厚同氣有開必先夫豈偶然前知十年文忠真公將指轉輪始作貢院於是邦越明年即有冠南宮者維馬公之學源流真氏故知所崇尚類如此昇州本多奇士加之新美之會扶搖天飛志氣固應倍百嘉定年間探教奮興補潤賴之積不可遜紀而於是役尤汲汲焉公之盛心蓋可識矣夢得於授

簡之辱用次第其說以筆受而不復以不文辭若夫山川之美方隅之吉而勢之宜舊記具焉不書

陸叡忠實不欺之堂記 堂制使尚書馬公受皇帝御

道金陵謁入公肅于玉麟揭忠實不欺之堂六大字

叙拜而請曰伊上之賜昭昭公之心將易而名諸公曰

否余起疏遜際熙明倚無他技蚤莫檢者惟忠惟實

惟不欺惟未能也頃埃周放替明日燕正堂六大有

是訓是實實朝夕企瞻罔敢替明日燕正堂六大有

復臨乎上公之意可識矣稍環顧厥屋傳聽事後面

偏殿侵表不能十丈老而將壓叙輒啓公易若斤大

其制以奉壁奎之躔使邦之人近光而自勸公名而

胥敬哉公未許也越三載夏孟辛卯仲圖及書來諭

政豐理裕百廢具飭堂微而新矣扁揭而莫矣以子

知艱末尚為我記之叙疎而作日非忠實不欺然那

昔之君子聽政修令辨儀定志亦既疏戶廷截阼阼

至其麟昨餘隙以涵以滋又必有為之地參之舍延

壽之閣章郎之宴寢是也矧陪都地鉅物夥表拓裏

鎮有臨護之大有湊奔之眾胃欲則煩神聖則酒所

以廣續其無倦權度其汎應不斯乎而百二十年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二

主

來非乏名卿相寒鴈宿園更獲迷堅獨斯未暇者堂
所安也纖綴於所安嫌也烏序盡心之謂忠忠心所不
便不吝矯循事之謂實實事所當盡不吝緩公寧躬改
作之厘而必遺後人以安身崇德之抵寧舍焉避之
謙而必昇斯人以存我厚生之福非其中有不能項
刻居者必不忍自欺邪不自欺則不欺君矣退食之
暇補旦晝而棲太虛賢天日而葆方寸愈委蛇愈儼
恪愈渟深愈通博堂也者其德之與歟雖然公人中
龍也可以雷域中可也雨天下北門鎖鑰非準不付
一衣帶水果限南北邪或曰一堂之營無述焉可也
其不敢不述者公所命也堂為問七後是者五焉各
翼以步廡臨以軒中為航齋公成畫也添差通判
汪洵之治其凡添差總管鄭良臣課其悉叶幼通司
五拙竣事公遜委也公本固如字華父金華人師事
毋自欺齋西山真公有名固守行宮云

杜杲學齋記 人不可以不知學也五常之性未嘗不
日以昏不肖者日以悖天之子我者亡矣是猶責履
於跛責視於眇不足以有行不足以有明也百工伎

藝罔不由學士大夫求善於吾身有用於斯世反不
知學而甘心於昏且悖豈不謬哉余以非才荐更任
使踰七望八分閩金陵軍民事夥坐廢讀書間得少
休疑神默坐溫故知新不敢以老而怠府治便生率
高堂敞檻以侈燕飲以合優樂非藏修肄習之處東
偏有室三楹介於內外頗為安便止留北窓餘悉室
塞殊失良背之義覽久地潤非昏職重着之所宜於
是辟南以得明棧地以離濕其南正面堵牆一物無
所見寸步不可行日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名南其猶正
延客於此間亦治事於此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求其
所當學者庶幾於理明達視有所見行無所礙則是
牆也為吾之銘盤為吾之丹書
不然閉而不觀其何以行之哉

蔣志行東廳壁記

官有丞輔尚矣於事大從其長小

初置郡則有丞漢以來治中別駕隋唐司馬長史郡
贊治名官殊所以佐守一也粵我藝祖懲藩鎮弊置
通判以分州權事無所不預至得按察所部意若使
之權任與鈞器能相用設施同慮休戚一體非復餘

江寧府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二

主

長貳此事久而殊意寔非初因鈞齊之力立嫌偏之
勢佐其長而不能使其迹不疑於長於是守率重臣鉅
事者則以丞員余為解惟金陵不然居守率重臣鉅
人無偏與嫌疑競不生上佐帥郡從事日至簽事廳
鉅細歸程督視他州第以香鑪茶盞經總制為事所
於兵民賦役聽斷占位書惟謹不預知其故者絕
不同初蓋獨員繼遇增置故東西對峙為倖兩廳其
日東廳者初置員也建炎紹興初師興應百須此官
號繁劇後雖屯重戍而王人振擢道東倅職兼審計
軍稍而已無它調度事嘗少省矣自北鄙繹騷兵旣
休而歲海饑饉淮流至府下以萬計課稟給條賑揀
策弭盜是不一端開封鄭公鎮以秘閣來適丁斯時
幾與關決天邑比而公以四姓之英天分高薰蒸不
凡動有典刑處之常裕如暇日閱廳壁舊記慮錄梓
書漫刻著于石不以志行位下且不在能言之流俾
飾有緒念公於性愷不暇而後心和平而後久
非材有餘能爾邪昔志行大父南渡初倅是邦幾四
寒暑供軍嘗碑勞舊記顧軼其名豈歲月在追紀以

